



砥德礪材穩步實現中國夢

三元九運是玄空家言，推測世運則似乎未足。邵雍(1012年-1077年)為北宋理學家，他著有《皇極經世》，許多術數流都奉他為祖師爺。《皇極經世》有所謂元、會、運、世。一世三十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會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零八百年)，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華文明約在五干到一萬年之間，有文字證的約三千多年，但是邵雍對歷史長河的視野，實在遠大得太多！

李光浦先生力作《皇極經世真詮——國運與世運》於2017年出版，本欄曾介紹過。若問將來「九運」的世局變化，還得參考李大師按《皇極經世》用《易林》的「林詞」得出的預言。《易林》是西漢易學大師焦延壽(生卒年不詳，字贛)的代表作。書中以周易64卦之間交涉，共4,096條「林詞」。

2024年至2033年配《鼎之姤》：「砥德礪材，果當成周。拜受大命，封為齊侯。」

林詞用西漢的名詞術語來描述後世，必須靈活理解。砥和礪都從石，本意是粗細不同的磨刀石，引申為磨煉。這條林詞說明，我們磨煉品德和人才，就可

以達到「成周」的水平了。成周是周朝東都洛陽。齊侯當然是指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他「糾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代第一位有力維護國際秩序的強國諸侯。「成周」可以理解為我們中國，但是以當時的「國際」形勢比方今天世局，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統一全球。中國如果得「齊侯」之封，就等於國際上的盟主了。所謂無巧不成話，習近平主席2024年新年賀詞就說了「砥礪奮進闊步前行」。毫無疑問，「砥德礪材」或「砥礪奮進」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缺少的致勝關鍵。

2024年甲辰的3條「林詞」是：《鼎之豐》：「白馬騶駁，更生不休。富我商人，利得如丘。」《姤之豐》：「天官列宿，五神舍室。宮闕堅整，君安其居。」《豐之豐》：「諸孺行賈，經涉大山。與杖為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

看來中國秉持「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做買賣大原則，必可「利得如丘」、「利得十倍」。歐美列強以「意識形態」凌駕經濟，圍堵中國的圖謀必難得逞。「君安其居」則說明中國仍是十分安全可靠之國度。行賈要「經涉大山」，筆者理解為當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新機遇，坐在家中等生意送上門來恐怕是不行的！



那雙手

那雙手，大概是我能夠堅持晨運最重要的理由。每周一和周三，我會早早爬起來，坐巴士換港鐵，趕在8點前來見暢華。他把咖啡遞給我：「喲，今天加了豆奶！」那杯套上有他手心的溫度。我們會心一笑。我知道，那雙手，等一下會幫助我熱身、拉筋、打開關節、放鬆肌肉，不疾不徐，讓我在運動的樂趣中收穫信心，帶著能量開啟新的一天。

起初，我對那雙手是心存疑慮的：物理治療師畢竟不是醫生，憑什麼一次物理治療要比健身課貴近一倍？後來，我漸漸地明白了物理治療的奧妙。至少，在暢華的手上，我感受到了與單純的健身運動相比，物理治療具有更豐富的內蘊：它更關注科學和健康，特別是身體的韌性和精神情緒的協調統一；它更懂得安撫我的情緒，讓我既不會因為身材而焦慮，也不會放棄對更美好自己的追求。

我很幸運，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那樣一雙善解人意的手。很多時候，當暢華一邊治療一邊和我小聲交流，為我的工作加油、為我紓解緊張和壓力時，那雙手在關節處不疾不徐地按摩、揉搓，我能感受到那雙手傳遞而來的一份遠遠大於物理治療本身的善意和溫度。在這個商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往往拘囿於商品的等價交換，但我在商業行為之外，能夠體驗到人文的氣息和底色，這是我之前在健身房、被健身教練拚命加重重量和大力塑型不曾有的。

年輕時，單純地追求外形美，肌肉、線條，樣樣都想要；人過中年，漸漸明白，付出了同樣的時間，塑心遠比塑型重要得多。遇到一雙能夠耐心、溫和的手共度運動時光，實在幸運。



藝遊澳門 感受浪漫

復常通關之後，美加一些親友陸續來訪，經香港會順道去澳門，特別想我介紹他們值得一遊之地。我如數家珍般道出自己的私藏。

大三巴這古蹟幾乎是所有遊客必到之地，它還是許多香港江湖電影的重要取景處呢。大三巴原身是於1640年建成的聖保祿教堂，但於1935年教堂的一場大火，把整棟樓燒剩了前壁的牌坊，經歷滄桑的大三巴牌坊不是正好成為反映動盪時勢之江湖影片的大背景麼？步上牌坊前近百級的石階梯，彷彿瞧見《澳門風雲》影片中的江湖大哥經歷風雲變色、面對頹垣敗瓦，不堪回首的沮喪哀敗面貌；但大三巴這牌坊在風雨下仍屹立著，堅定不移留存至今，並把受焚毀的殘餘都拋諸其身後的影子。牌坊後面設有天主教藝術博物館，陳列的文物展示了天主教一些藝術概要。

澳門一些新建的賭場值得去逛逛，即使不去賭，也可看那銳意添加了的藝術元素及多元設施，現賭場及酒店配套已成為一家大小可歡聚遊樂的娛樂文化綜合場；像劉德華、舒淇演的《游龍戲鳳》，主場景就設於華美時尚的美高梅金獅酒店，該片描述俊男美女的邂逅和情愛，連配角、酒店的維修工人都入型入格；電影是《風月俏佳人》

式的大橋段，舒淇演在賭場工作的米蘭，她雖在賭場歌舞廳表演艷舞，但個性率真，憧憬真心的愛情，劉德華飾的富商企業家與她地位懸殊，卻被可愛的米蘭深深吸引，她執著要找真愛的精神亦感動了她。

感覺上，澳門就是一個溫暖的、隨時可邂逅浪漫的地方。那些鵝黃色的、粉藍色的石質建築，在藍天襯托下，就像童話般令人遐想……澳門有一條十月初五街，這老街因《十月初五的月光》這浪漫電影而更受年輕人矚目，試悠悠地漫步於這老街，到小餐廳吃一碗有枸杞、天麻等藥材湯底的雞湯米，或到咖啡小店吃一個蛋撻，抬頭若遇上溫柔的月光，也許會想起《十月初五的月光》男主角初哥哥的眼神，是那麼的溫柔，不需言語，卻可看穿人的重重心事；走在這老街，彷彿教人回到祝君好那單純美好、少年的純粹時光裏。澳門的小街，或一些小角落的迷人風情，或比一些大名勝景點更吸引我哩。



澳門藝墟。作者供圖



畫家的自畫像

在西洋畫裏，很多名畫家都留下不少自畫像，探索一下他們的畫像，都能看到不少故事。

在歐洲14世紀前的中古實行禁慾主義，認為在藝術中表達人的七情六慾是大逆不道，藝術只能為宗教服務。至14世紀到17世紀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抬頭，承認人的感情是天性不應壓抑，這思想的解放讓藝術家更敢於把喜怒哀樂在雕塑和繪畫中表達出來。

當時流行請模特兒，但最方便和不費分文的練習，便是以自己作為繪畫對象。受惠這風氣，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藝術與科學天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年-1519年)和名畫家拉斐爾(Rafaello Santi) (1483年-1520年)的「廬山真面目」——他們的多幀自畫像被保存下來。

當年流行的巨型故事畫作中，畫家會把自己也畫進畫裏去。拉斐爾的著名壁畫《雅典學院》(Scuola di Atene)就把自己畫入畫內，成為畫中人，這猶如畫家的簽名。

畫了近百幅自畫像的荷蘭畫家倫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年-1669年)，以畫筆記錄他不同時期的神態與情緒，讓後人看到他一生的起落變化。倫勃朗一幅63歲時期的自畫像油畫，現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展題為「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很值得欣賞。

一生窮困的梵高，又哪來金錢聘請模特兒？於是他在自己的斗室畫下了一幅又一幅的自畫像。

最讓我看得心痛的自畫像，是命運多舛的一字眉墨西哥女畫家芙烈達(Frida Kahlo, 1907年-1954年)。她以自畫像之多和奇特著稱，其中一幅作品《Diego and I》(1949年)在美國紐約蘇富比拍賣出3,490萬美元。丈夫Diego在她生病時對她不忠，她把丈夫畫在自己的額上以喻兩位一體。孤獨的芙烈達經常躺在病床上，正如她說：「我畫自畫像，因為我常獨處，也因為『我』是自己最理解的主題。」



梵高在畫自己。畫家的自畫像記錄了他們的生命歷程。作者供圖



和古人一起看桃花

張世勳

眼下，桃花正開。這些桃花去年開過，前年開過，前年之前也都曾開過。由於它們的根一頭扎進了《詩經·國風》之中，所以注定桃樹會長盛不衰，直至它的花朵開遍唐宋的山山嶺嶺，明清的河邊溪畔。桃花不是因為別人要看它才開的，是它自己想開，不開會很不舒服。但看桃花那模樣，柔怯、羞讓、細嫩、粉紅，便會讓人無端地猜測，它不可能沒有故事。

自古以來，喜歡看桃花的人很多，所以看桃花還是得跟古人一起看，更能看得出更多景致。跟古人怎麼一起看？古人並非一開始就是古人，一如我們也將會作古一樣。我們沒見到過那時候的桃樹，同樣他們也沒看到過現在的桃花。林黛玉小小年紀就悟出了這個道理，也許正是因為有寶玉桃花背景下的共讀《西廂》，才更加深了她花落時節的感時傷逝。黛玉所葬其實是鳳仙石榴花，但我們往往認定，她葬的一定是桃花。桃花隨流水，灑淚滴香容。彷彿只有葬桃花，才更能與我們共情，更讓我們心痛。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有實其實，其葉葉葉。《詩經》一上來就給桃花定了調子，與女人有關，與美好的情感有關。崔護對這個觀點不作掙扎便從了，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紅」，直

接將桃花與美人畫上了等號。想必沈園裏，不止有柳樹，也一定會有許多桃樹。沈園是一座園林，不是一本詩刊，但陸游堅持要把他的詩，發表在園子的牆壁上。十年裏，一段受傷的愛情，蓋過了園內所有的風景。50年裏，所有的思念，都長過了園內所有綠植的枝蔓。其後一千年裏，一個仍然錯錯莫莫，一個仍然難難難離離離。

其實，桃花之美，唯有青山畫不如。比如李白，他就很愛桃花，但以他的詩性，他從不拿桃花跟女人比。有一年，他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安徽涇州的信，信是一個素不相識叫汪倫的人寄來的，只因信中有「十里桃花，萬家酒店」之說，他便夜不能寐。去到後才知，所謂的桃花不過是那裏一個潭水的名字，所謂的萬家酒店，也僅僅是因為店主姓萬。但李白泛舟桃花潭，縱情山水，照樣喜不自禁，並與汪倫結下了深厚友情。等他想離開時，汪倫和村人們及時趕到岸邊，一邊打開十年陳釀，一邊踏歌送行。這場景，怎能不讓李白動容，他也無法不把它寫進詩裏。

當年的涇州城應該也是有幾分繁華的，不然張飛賣肉的生意不會做得那麼好。但他自恃力大，卻不把肉儲存在家，而是放在市場就近的一眼井裏，井口用千斤石蓋上。誰讓紅臉的關羽力道比他

更生猛呢，二人必然掐將起來，好在有賣草鞋的劉備善於協調，以至半片桃園也派上了用場。沒有桃園三結義，或許也就沒有了三國。

公元405年，上任彭澤縣令的陶淵明，掐指一算，怎麼這麼快就過了80天！這天晚上，陶淵明一夜未睡，他想通了一個問題，或者說有一個問題他始終沒有想通，於是乎第二天便遞交了辭呈。嚴格說，他辭去的不是彭澤縣令，還包括整個東晉。更嚴格說，他是把在此之前的各個朝代全部辭去了，只留下了自己是一片桃花，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悠然見南山。還有孔尚任，能用一把扇子，讓南明王朝的腐朽氣息遮擋去，只讓涼月當階，花香撲鼻。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用桃花營造仙境，這是有先例的。天上的蟠桃園就是，每一個桃子都是壽桃，孫悟空偷吃後，被投進煉丹爐卻沒被燒死，也極好地印證了桃的威力。很遺憾，我沒栽過一棵桃樹，劉禹錫也沒栽過。一江春水是冷是暖，蘇東坡知道。大林寺的桃花到底開在3月還是4月，這問題只能交由白居易與沈括去討論。總之，桃樹栽得旺不旺，桃子長得甜不甜，桃花開得艷不艷，我們不去評論，我們只負責感慨。因為，做人和做花是一樣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高成本的小寵物

最近有位要好的同事跟我訴苦，他說最近一夜間用了2萬多元去看醫生。我立刻追問為什麼，你生什麼病？他說：「其實最近有位朋友的狗狗生產了6隻寶貝出來，問我要不要領養一隻，我看見覺得十分可愛，便應承。但當把他拿回家之後，發現牠好像很虛弱，怕牠生病了，所以便帶牠去寵物醫生看一看，醫生說可能這隻初出生的小狗有些先天性的問題，要做一個詳細檢查，結果經一晚住院之後，收費便要2萬多元。」我當然覺得非常昂貴，我這個同事更加說：「一晚用上超過我的一個月人工。」我絕對明白他的無奈，所以從來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一個人生活，不嘗試養一啣寵物陪伴自己，當然我很喜歡貓狗這類可愛的動物，但當牠們生病的時候，所要用的金錢實在太昂貴，所以我說養不起。」

一個月之後我這個同事又跟我說：「我現在要跟銀行借貸。」我說到：「為什麼？」他說：「我領養的小狗的化驗報告出來了，醫生話其實初生的小狗原來有兩個心臟，但當牠慢慢成長之後，一個副心臟便會自動消失，但這隻小狗的副心臟仍然保存，所以令到牠的

心律不正之外，還會有生命危險，醫生建議開刀切除。」我問：「其實需要多少錢？」他說：「醫生話開刀手術要18萬，然後再加上住院及其它麻醉藥費用及康復護理費用，加起來大概22萬左右。」我覺得很震驚，完全想像不到養一隻小動物，原來要花上20多萬元，還要這只是其中一種原因生病而已，當牠慢慢長大的時候，可能會有更多問題出現，我完全不敢想像我自己會有能力去飼養這些動物。然後我問這位同事你會怎麼辦？他說：「當然最好就不想用上這麼多錢去為這隻寵物做手術，但當我明知牠有問題的時候而不去幫助牠，就等於讓牠去死，我不忍心。我經過跟太太商量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決定跟銀行借錢，然後給這隻小狗一個生存機會。」

結果我這個同事真的決定帶小狗去做手術，而經過幾天的休養期，這隻小狗變得很健康，問題終於解決，而我也覺得我這位同事很有善心，沒有放棄有問題的小狗。不過藉着這個同事的經驗，可以告訴讀者，當你去飼養一些寵物的時候，真的要三思一下自己有沒有能力，當牠們患病的時候，可能真的需要用很多金錢去幫助牠們，還是好好把錢存下來用作自己日後使用吧。



酒吧長談

劉征

新年讀到的第一部書是秘魯作家略薩的《酒吧長談》。最初是被這個名字吸引了，以為它是一些哲學閒聊，加上酒，談的話好像也會更鬆弛。不過這顯然是我的錯覺。看完這部書，發現完全不是這樣。

這是一部小人物大背景的傳記。一個富家子在人近中年的時候遇到舊日家中的司機，並邀請他去酒吧喝一杯。兩人因而開始回憶起各種過往，並引出了秘魯一段動盪的歷史。中間有這位少爺如何脫離自己的富裕家庭，那位司機如何娶妻生子，復又喪妻喪子，回歸麻木可悲的單身。總之，這書的故事有點像《閩土》，甚至連要表達的主旨都相同。

不過，它可比《閩土》長多了。裏面有着各種人物，官員、富豪、情婦、奴僕、工人、村民等等等等。他們在一些境遇相遇，又因命運的安排而分開，並發展出各種劇情。不過儘管如此，它依然很簡單。因為看着看着，你會發現它是一個故事。為什麼說是一個故事？那是相對於意識流小說而言的。對於意識流小說來說，並沒有一個像樣的故事。充其量，是作者的思

緒遊走不定，以至於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想法以非連續的方式前進，至於說前進到哪裏？也沒有一個結尾，因為思緒是不肯停下来的，除非你死亡。

《酒吧長談》是一個故事，它就必然很簡單。只要看完了，你就可以把它總結出來。不過，在閱讀的途中，這部小說並不輕鬆。作者對它進行了刻意複雜化的處理。他在講故事時會把事情發生的順序顛倒，經常先給出一個結果，再慢條斯理地追憶那個開端。然後我們才終於恍然大悟。不到最後一刻，你很難知道一個來自於整體的原貌。甚至在回憶時，因為是起源於一次酒吧長談，作者還刻意把兩位人物的對話加諸於每一個他們談及的過往。就好像有一個聲音始終縈繞在一個故事發展的途中。但是卻不是電視那樣輕易就能辨別畫面和旁白，小說裏的故事和回憶都是文字，到底哪一句是故事，哪一句是評論？它們就這樣不加解釋地混在一起，我們很容易就糊塗了。

這小說依然不能被稱之為真正的複雜，因為真正的複雜是說不清的。這小說不同，一旦你讀完了，它的一切都解答

了。於是，也就一下子明瞭了。作家這樣寫純粹是出於一種信念，因為他是一位結構主義者。所謂結構主義，就是通觀全局的明瞭。任何東西都不可以任性胡為。它們都在一個整體當中，相互關聯著。

但倘若井然有序，一目了然，那還有什麼趣兒？結構主義需要懸念，錯綜複雜的線索，打亂的時空維度，以令一種靜態的完整性富於生機。就好像它是一個迷宮，只有從上面看，才知道怎麼走。於是，《酒吧長談》打亂了一切。儘管它有數條粗線勾勒出輪廓，圍繞着不同人物的不同命運，每一個人物的軌跡都濃妝重彩。但是他們的人生被各種東西打亂了。中斷就像是音樂的休止符，結構主義的休止符要承擔停止、開始，甚至是中途的作用。因為任何位置都可以成為開端，也可以成為結尾。只要你願意，都不打緊，這僅是一種安排，並不妨礙故事本身。就好像一個故事，你刻意是從任何地方開始。故事是不變的。那也就是說，發生了的事不會因講述的順序而發生變化，任何的關聯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讓結構的客觀性得以被證明。